



湖 南 实验小说选



湖南实验小说选

莫应丰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实验小说选

莫应丰 编

责任编辑：李一安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插页，2 字数，258,000

印数：1——3,750

ISBN 7—5404—0108—7 / I · 91

统一书号：10456·263 定价：2.50元

• 目 录

133	回 眸 (外一篇·代序)	张新奇	1
133	韩少功		
223	爸爸爸		10
173	何立伟		
	一夕三逝		52
	徐晓鹤		
383	标 本		65
303	蔡测海		
	“古里”——“鼓里”		74
313	叶蔚林		
	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		103
	孙健忠		
333	舍巴日		133
	聂鑫森		
343	危 亭		213

残 雪

天 窗

221

未 (央 (升·盖·央) 和 回

巨 鸟

234

莫应丰

死河的奇迹

255

王 平

距 离

271

蒋子丹

黑颜色

282

叶之慕

牛 报

304

肖建国

鬼 屋

315

钟铁夫

无名谷

336

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代跋)

凌 宇 344

●CONTENTS

Looking Back (Two prosses as Foreword) 1
 ZHANGXIN QI 1
 HANSHAO GONG
 Pa Pa Pa 10
 HELI WEI
 Three Stories 52
 XUXIAO HE
 Sample 65
 CAICE HAI
 Guly—Guly 74
 YEWEI LIN
 Five Girls and One Rope 103
 SUNJIAN ZHONG
 Dance Called She Ba 133
 NIEXIN SEN
 A Dangerous Pavilion 213

CAN XUE

High Window 221

WEI YANG

Huge Bird 234

MOYING FENG

Miracle of a Dead Rive 255

WANG PING

The Distance 271

JIANGZI DAN

Black Colour 282

YEZHI ZHEN

Reward from an Ox 304

XIAOJIAN GUO

Haunting House 315

ZHONGTIE FU

A Nameless Valley 336

To reestablish Mythology System of Chu
—Literature (Postscript) LING YU 344

回 眸

(外一篇·代序)

张新奇

我的成年，正逢上这个岁月，生命的过程里，也就多了出人口堆居的城市，抛身于边寨的经验。

我去的是南方。中国的南方与北方，是两个很可仔细斟酌的，很可仔细探求的概念。就地域而言，北方平畅万里，旷达而开阔，秦晋高原竟然省去铺垫，错地而起，参天大树立在那上面，也只成了小摆设。黄河至今仍是一副威猛之相，河水稠得固体不象固体，液体不象液体，沉缓厚重，无可转逆。河岸的一眼眼窑洞，时时把人牵向穴居的远古；京都的四合院，又象是纲常已定，王气固在的得体暗示。

自黄帝始，华夏民族的正剧就是在这片黄乎乎的舞台上演

的。到曹雪芹手里，那四合院的瓦楞上大约是长了枯索的野草，他的文章里已满足颓厦将倾的响动与呻吟。

他是抱病立著的。什么病，自有学问家细细去推断，我闭目一想，就看见他咳血。他终归失去了可以继后的，唯一的爱子。

南方不同。

南方丘壑叠起，水转山回，凸凹无定。那山里，又总挤满葱茏的树，时而给满天黛叶，时而给一片比山外还朗的阳光。人比树小，走一条森冷潮软的小路，须用手拨开扑上路来的无名灌木，若是春天，又须绕开暴在路中间的竹笋。转一个山丘，过一个河湾，大自然都有一个全新的世界相馈赠。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气氛与这里全然没有干系，而苏东坡与他那帮子古怪朋友见到胳膊上斜挎竹篮的村姑与负薪的樵夫在蜿蜒的山路上左闪右闪相避，从而妙悟，得了书法艺术的大气，这旧事无须查考，定然发生在南方，又与北方鲜有牵涉。

南方又有东南、西南之别。

东南得临海之利，水网交横，多的是灵秀的韵致。如同这里没有拔地而起的秦晋高原一样，这里的评弹、戏曲里也不见“黑头”“花脸”一类阳刚气盛的角色，唱腔以至街头的妇人相骂，均有如这里绮丽的山水一般甜润。“江南草长”“群莺乱飞”，信手摘几片景致入得文章，居然可以揀拨以杀人为业的大将军思降，这确凿的史实自今还让人疑心是不是神话。自两汉以后，这出西施的地方便渐渐地商运昌盛，文运昌盛，从此登上了唱正剧的舞台。

巴蜀为西南胜地，可去而不提。

过洞庭，入湘西，经广西，贵州，达滇缅一线，绵延数千里，山势狰狞怪险，出入艰难，少通商旅。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大部居留于此，杂居其间的汉人，又全是有种种原因远迁至这世外桃源的客家。这是一块在半封闭状态中静寂了许多许多年的地方。六朝兴废，王旗变换，北方与东南沿海轮番地唱着文唱武打的大戏，这里始终在做默默的看客。

我去的，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南方。

这里男人女人身上琳琅的服饰，吊脚木楼竹楼一类自成风格的建筑，都给人以隔世之感。山民为猎，获取的野物，凡见者都可分得一份，这渔猎时代的分配方式，不知为何能越过千万年时光的阻隔，留下如此深重的印痕。一根古藤在树上绕一圈，打一个结，这凝固的一连串意思是：这棵树谁也不要伤害；这是一位老人，甚至是一个才几岁的孩子选定为自己将来做“千年屋”（棺材）的老木；这棵树非常的吉利……。两根长长的棉线从木楼里引出来，牵上高高的山崖，线头挂一个树枝环绕的圆圈，这是木楼的主人在与冥冥中的主宰对话，呵，请赐给我一个孩子吧！我有足够的食物，我能养活这孩子的……这神秘的语言常会叫人在它面前惊立上好长一阵子。

这里人一个寨子一个寨子聚成一团，对外来人总是充满了友好与恭敬，若是来了脾气，那必定是外来人讲客气，没喝完他献上的酒。他们从不伤害人，一旦被人伤害，男女老幼便在火光中大碗吞下血酒，杀仇人与被仇人杀一样随意，一样毫不在乎。不知那个刺秦王的荆轲是不是这一带远游出去的。无怪乎当年凶残的匪盗也决不敢轻易刺激这绝对淳良又绝对悍猛的居民。

他们有着各自的图腾崇拜，一只鸟，一条狗，一把谷穗乃

至一个生殖器。

他们没有成书的历史，却有一首又一首代代相传的古歌。坐几天车，爬几天山，身子乏了，腿酸得没有力气前行，天又黑了下来。这时，却发现了温暖的火光。赶过去，火堆边已挤满身材矮小的一圈人。男人赤着膊，女人在奶孩子。突然，一个皮肤皱得象骨骼套在干瘪纸袋里般的老人，张开只剩稀落的几颗牙齿的嘴，凄厉地一声尖唱，所有条没有共鸣的嗓子跟着尖尖地唱起来，唱到激昂处，喉咙里还发出一声声嘿嘿的高喊。依稀可听出歌词的大意：我的祖父是谁，祖父的爸爸是谁，祖父的祖父是谁……一直唱到原始洪荒的祖先去。

木柴在噼叭作响，火光把他们的影子在地上写得又宽又长。关于祖先，关于苦难的民族大迁徙，关于洪水淹天……一首又一首古歌在深灰浩渺的天空回旋，留下一个令入心灵颤动的启示，一个飘忽不定的疑问与一个猜测。

他们是炎帝之后吗？他们是炎黄大战完结而败退出北方那悲阔的舞台，藏匿于西南瘦硬众林中残存的部落吗？

中国上古的神话传说，始终是黑白分明两大色块的拼合。

黄帝、颛顼，尧、舜、禹一脉下来到有史可考的孔夫子，都是天庭饱满、地廓方圆，以仁义为怀，讲实际，不幻想，一心要建功立业的大王君子。进入文学，那文武均不出色的刘备与宋江便是多少沾着这气息的形象。

炎帝却统领一支无法入正流的奇怪队伍。他们是凶悍，鬼气森森，肉体荒诞，意气宏大的复仇者与天生的失败者。

蚩尤头长角，以铁豆为食，被捕肢解后鲜血竟会化作那样中看的红枫；共工打不过敌手，一头撞在不周山上，那肝脑涂地的景象叫人不敢细想；刑天头被砍去，仍以脐为口，以乳为

目，舞双斧上阵，连那出俗彻底入俗也彻底的陶渊明也止不住按书发一声喟叹：精卫一生都含细小的树枝去填永远永远也填不完的大海；夸父饮于整整的一条河，扑向太阳，最终融进太阳的光芒里了……

他们带着博大苍凉的想象，决死的信心，一代又一代地复仇，一代又一代凄凉地败落。他们残存的子孙莫不是抬着先人直挺的尸首，带着满身的伤痕与鲜血，留一首唱给后人的歌谣，也从浩渺无边的云梦泽飘过，沿五溪一直跋涉到这数千里之遥的崇山峻岭？

一切无声无息了，静寂了，与北方丢满残戈断戟的舞台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一静寂便是几千年，整整地几千年。

那楚国庄肃而修过法典的三闾大夫，放逐到沅水，正是古地五溪一带，做起文章来竟另发一声，一甩按前理达后理的旧路，依奔泻的意念上天入地了。他一下子与天仙对话，一下子又令羲和“弭节”，这人神鬼和泪的合唱，总好象可以从“逐日”“填海”那儿找到什么系联。

屈原高古的绝唱突起突收，随之又在这西南一线留下近两千年的沉寂。

两千年这个巨大的盆子可容纳数不尽的生命喧哗，躁动，诞生与消逝。

如今，那有澄澈溪水绕过的山寨，那我曾鼾然沉睡过的木楼与竹楼，那棱角分明的山民面孔都渐渐小了，淡了，化了。

我夹一本破旧的诗集和几页揉皱的稿纸从那里出来，走了段冷漠的一段长路，在一个山头歇息。一枝从那儿带来的古怪的罗汉竹，一只已满是疤痕，还辨得出“大有作为”字样的旧瓷杯，一个舍不得扔掉的绣有奇异花纹的破挎包，都令我从这山

头慢慢偏转头去。时光的悠远，空间的旷漠不再对我的目光有什么阻隔。我的脚下是一个山头。干硬但有野草。还有翅膀颤动的、美妙的蜜蜂。

小时候我曾埋葬过一只死亡的蜂子。我把它脱落的薄翼高举在眼前，便看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太阳与一个奇异无比的世界。这山头想必有蛇？蛇的花色斑斓，身材美丽而修长。

桃花开，樱花开

寒天冻地被严严实实地封在窗外，老屋的人们呆缩在冬夜的火塘边打盹。忽地，惊蛰的雷不象在天上，而象从地底下沉沉地一滚，一双双眉毛便费力地把眼皮拉起来，昏昏蒙蒙的眼珠随之一亮，整整一个春天连同“雨细鱼儿出，风轻燕子斜”那些诗句就包含在这目光的闪动之中了。

按日历上的节气，春天已经到来，而春的气息却还深深地藏着。风虽不再是先前那般坚硬，却仍然微微地割手。天空看上去还是隆冬那般厚重，搜不到一只斜飞的燕子。大地依旧肃然，旷野里倏而蹿起一只乌鸦，把长长的一嘎久久留在耳鼓，更显出四处那扎扎实实的绿瘦枯肥。

唯独桃树有了自己的动静。那本来空荡荡的枝头，似乎被夜里那雷声一震，竟震出了一串串已经透出红点的花蕾。当小

路旁低矮的桃枝在眼前一横，匆匆赶路的过客本是用手轻轻去拨，结果，探出去的手却在空中塑住了，目光随之与枝头的花蕾胶作一处——我儿时对每个春天的质觉，多半就这样陡然间萌发。

这使我自幼对桃花有了很多注意。何况，桃花还真是能惹人注意的花呢！

桃花大如拇指，红中夹白，艳而不浓。若依自古集下那“红花绿叶”的章法，这花定要被哪怕是刚刚泛起的一点新绿淹溺得不成阵式。

然而，桃花自有自己的开法。光秃秃的枝桠上，不见暴出嫩叶，却抢先绽开了花苞。等不得清明的到来，满树的花一夜之间一齐炸开了。那花层层叠叠，如铺如盖，一树便是一座花山，即便在不辨牛马的几里开外回首，那淡红的一片仍无法从视线里赶尽。

我至今还依稀记得老屋门前那片林子，几株桃树疏疏落地夹在其间，并不怎么起眼。一到桃花开时，杂树便挤得不知去向，清晨吱呀开门，那花浪象要扑进房来，直把屋里的人一个个推倒在地。

桃花来得如此猛烈，神气却并不单薄，需得雅趣时，又自有她的雅趣。她主干多生怪节，盘曲间兀地生出一根嫩枝，亭亭直立，挂一串铃铛般的粉花。只须略加修剪，便可供上案头，还颇有几分古奥之态呢。

桃花就是这样开的，待桃叶匆匆长出个模样来时，那花早已化成沉甸甸的果实，深藏在其间，惹那些贪嘴的顽童偷偷窥测了。

我从老屋出门上路，转眼间有了三十个年头。山林水泽，

南方北方，四处都见到桃花的踪迹，明白了“桃花满天下”这句旧话的出处，原本是这样的实在。

大约是前年夏天吧，老态龙钟的祖父竟千里迢迢，来看望他那些奔波得疲惫的后人，他也许是自知在生的日子不多了。夜里有余暇，我常陪他斜躺在院子里的竹靠椅上，仰看槐叶间隙中一派深灰又十分浩阔的天空，听他唠叨些我平常不怎么在意的旧话。随着大蒲扇一摆一摆，话题自然牵到老屋去。

他说，南方那条大河原是从老屋门前流过的。那时老屋一带是一条相当繁华的河街，有盛于《清明上河图》中的景象。来来往来的乌篷船靠在河岸，把十分宽阔的水面挤得精瘦。这街到父亲那一代便败了。年长日久，河水改道，那地方日渐一日地冷落下来。当年极有气势的码头也埋到了野草之中。又说，山老屋阶沿的那些麻石便是从坍塌的码头搬来的，不知我有不有印象。

我问到屋前的那几株桃树，祖父说：还在。樱树也在。祖父的回答令我惊异，凭我怎样搜索，怎样记忆，竟想不起老屋门前还有过樱树。

那时人小，童心荡漾，粗心到把桃树与樱树混做一处了。樱花与桃花，看上去不仅模样没有什么区别，枝干的神态也相去不远。所不同的，樱花的花期来得晚，花瓣又远比桃花淡泊，悄然地开，悄然地谢，谢了又结不出待孩子乘夜冒险的大果，何况，依孩提时的观念，以为看了桃花便不必再看什么樱花的。

以后上了学堂，算是懂了学问，一查书本，樱与桃同为落叶乔木，同为蔷薇科。当年的观念不仅没有松动，反倒是多了

几条根据。

今年春上为些俗事去南京，桃花盛期刚刚过去。车过鸡鸣寺，同车人说，看，寺前的樱花开了。因为念及祖父的那句话，便很不经意地朝车窗外投过一瞥。

这一瞥，使得寺前那樱的姿态如同枪弹一般射过来，直嵌进我的心底。

我的身子陡然间轻捷，雾化了。飘飘荡荡中顿然悟彻：那桃花与樱花，骨子里根本不是一格的东西。

樱树脱颖而出，树干来得瘦硬，凹凸而去平直，真正得了古柏的神韵。树枝折曲，有如国画笔法中的“折管股”，收得突兀。那花断然去了桃花那得体的脂粉气，本色素白，有如一团清云，抹了朵与朵之间的界线，与长天连成一片，渐渐地淡，渐渐地化，分不清天自何处始，花从何处终。那花浮在枝上，似断非断，似连非连，明明着枝，又给人以毫不着枝之感。这真得了几分仙气。

我不再看樱花。也不想再看樱花。我只是想，阔别多年，再忙，那老屋是该去看看了。

顺便，也可拔去祖父坟上的新草。

爸爸爸爸

牛年，惊蛰雷响

一个一，翻不翻不，寄两天两丁翻翻翻春因，树来不主前
五前，来出一出哭哭翻翻天三章匪直，丁树和印人亲班，林人
翻翻翻翻翻，去翻来翻人翻里干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

韩少功

人类的太阳都是同一个太阳,人类的敌人都是同一个敌人,人类的任何一段历史都是同一段历史。由一个人血缘上溯都有千万对父母,循血缘下延则有千万个子孙,于是单复数则不再有差别,一个人和整个人类则合二为一,互为表里。当你以人类的目光关注这个星球的时候,也许远古就成了昨天,大洋彼岸的陌生异族则不过是你竹篱笆那边的邻居。我们在自我缠绕的历史中一次次为打败那同一个敌人而流血,而歌唱,炎黄大战的飞镞落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喧嚣和两伊战争的浓浓硝烟。而太阳每天早上呼唤我们站立起来。

想到这些,我就开始写《爸爸爸》。

爸爸爸

他生下来时,闭着眼睛睡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一个死人相,把亲人们吓坏了,直到第三天才哇地哭出一声来。能在地面上爬来爬去的时候,就被寨子里的人逗来逗去,学着怎样做